



# 野蛮大陆

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

〔英〕基思·罗威 (Keith Lowe) 著 黎英亮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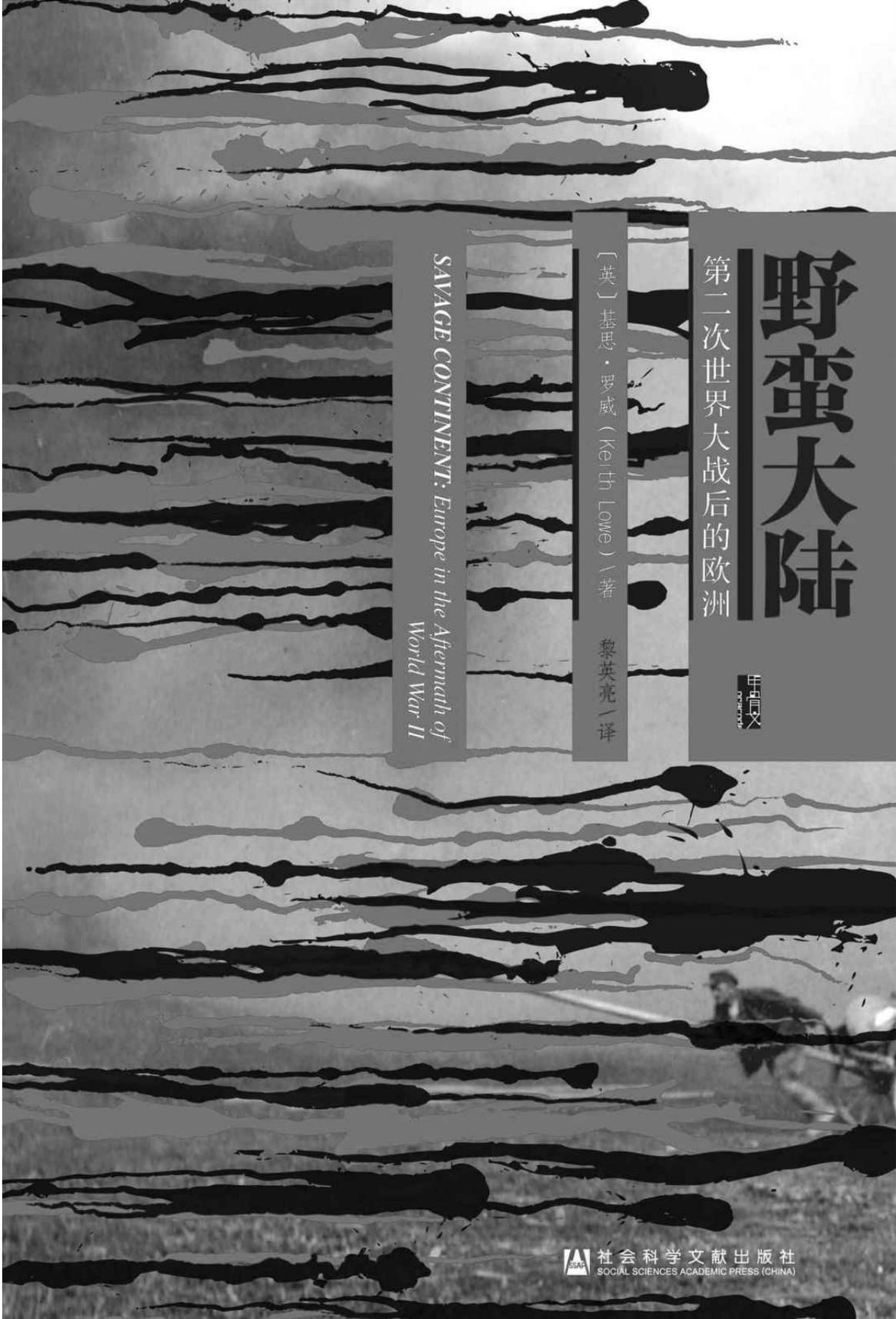
Savage Continent: Europe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基思·罗威 (Keith Lowe)，全职作家和历史学家，曾做过十余年的历史类图书出版商。他被公认为二战史权威，经常在英国和美国的电视广播上发表意见。饱受赞誉的历史著作《火焰地狱：1943年汉堡灭顶之灾》( *Inferno: The Devastation of Hamburg, 1943* ) 即出自他之手。

黎英亮，历史学博士，华南师范大学讲师，著有《现代国际生活的规则：国际法的诞生》《何谓民族？：普法战争与厄内斯特·勒南的民族主义思想》，译有《浩劫之地》(即将出版)。





# 野蛮大陆

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

〔英〕基思·罗威 (Keith Lowe) 著

黎英亮 译

SAVAGE CONTINENT: Europe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## 本书获誉

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，见证了欧洲各地暴力行为的恐怖爆发。囚犯杀死狱卒。士兵虐待平民。抵抗战士杀死和侮辱通敌卖国者。战争行动结束后，日复一日、月复一月、年复一年，种族清洗、内战、强奸、谋杀持续上演。探寻那个在彼此复仇中筋疲力尽的欧洲，《野蛮大陆》是一幅令人震惊的图画，刻画了一个迄今未被承认的、无序而恐怖的年代。

“刻骨痛心。动人心弦、落笔审慎、荡气回肠。一幅引人注目的图画，描绘了一片在物质上、道德上因为残忍屠戮而变得残酷无情的欧洲大陆。”

——多米尼克·桑德布鲁克 (Dominic Sandbrook)，《星期日泰晤士报》

“形象生动而笔调冷峻。这部杰出著作，为这片陷入无序和混乱的大陆，描绘了一幅鲜为人知、令人胆寒的画面。”

——伊恩·克肖 (Ian Kershaw)

“不可或缺的作品。以严肃的笔调，叙述我们从未知晓、父辈宁愿忘记的事实。罗威极具穿透力的句子，让我们难以对种种苦难视而不见……看后难以入睡。如此优秀的历史著作，让所有问题萦绕于心。”

——《苏格兰人》

“令人震惊，令人感动，非常好的作品。”

——《新政治家》

“杰出非凡，过目难忘，饱含张力。”

——《每日邮报》

“精彩绝伦。才华横溢的构思，一丝不苟的研究……呈现出天才般的历史叙事。”

——BBC历史频道

# 目录

- [序言](#)
- [地名说明](#)
- [中文版序言](#)
- [第一部 战争遗产](#)
  - [第一章 破败](#)
  - [第二章 离丧](#)
  - [第三章 流徙](#)
  - [第四章 饥荒](#)
  - [第五章 堕落](#)
  - [第六章 希望](#)
  - [第七章 乱象](#)
- [第二部 复仇](#)
  - [第八章 嗜血](#)
  - [第九章 解放营地](#)
  - [第十章 有限复仇：奴工](#)
  - [第十一章 德国战俘](#)
  - [第十二章 无限复仇：东欧](#)
  - [第十三章 内部敌人](#)
  - [第十四章 报复妇孺](#)
  - [第十五章 复仇动机](#)
- [第三部 种族清洗](#)
  - [第十六章 战时选择](#)
  - [第十七章 犹太难民](#)
  - [第十八章 乌克兰与波兰之种族清洗](#)
  - [第十九章 驱逐德裔](#)
  - [第二十章 欧洲缩影：南斯拉夫](#)
  - [第二十一章 西欧宽容，东欧不宽容](#)
- [第四部 内战](#)
  - [第二十二章 混战](#)

- [第二十三章 法国与意大利之政治暴力](#)
- [第二十四章 希腊内战](#)
- [第二十五章 反客为主：罗马尼亚](#)
- [第二十六章 驯服东欧](#)
- [第二十七章 “丛林兄弟”之反抗](#)
- [第二十八章 冷战镜像](#)
- [结语](#)
- [致谢](#)
- [参考文献](#)
- [索引](#)



## 序言

尝试想象一个没有组织、没有机构的世界。那是一个国家边界已然消失的世界，只剩下无边无际的广袤土地，在那土地上，人们到处流浪，寻找早已不复存在的社区共同体。那里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政府，无论是民族政府还是地方政府。那里没有学校或者大学，没有图书馆或者档案馆，没有任何获取信息的手段。那里没有影院或者戏院，当然也没有电视节目。收音机偶尔会有点用处，但信号总是很模糊，而且几乎总是说外语。人们也已经很久没有看过报纸了。那里没有铁路或者公路，没有电话或者电报，没有邮政局，没有通信手段，只有口耳相传。

那里没有银行，但这也无妨，因为金钱再无用处。那里没有商店，因为没有东西可供出售。那里没有生产活动：曾经存在的工厂和企业已经全部被摧毁和拆卸，其他绝大多数建筑物也大致如此。那里没有工具，更不要说从断壁残垣里挖掘东西了。那里也没有食物。

法律和秩序几乎荡然无存，因为那里没有警察、没有法官。在某些地方，是非对错似乎再无意义。人们自谋生路，无视所有权，实际上，就连所有权本身也大致消失了。财产只属于那些足够强大的人，以及那些为了保住财产不惜豁出性命的人。男人手持武器，在大街上游荡，肆意抢夺他们想要的东西，肆意恐吓那些栽到他们手上的倒霉蛋。女人不论阶层、不论年纪，为求食物、为求庇护，不惜出卖肉体。那里没有礼义廉耻，那里没有伦理道德，只有生存高于一切。

对于现代人来说，除了在好莱坞的电影剧本中，实在难以想象还会有这样的世界。然而，时至今日，还有数十万名幸存者经历过这种惨况，他们不是生活在地球某个远在天边的角落，而是生活在数十年来最为稳定、最为发达的中心地带。1944~1945年，在长达好几个月的时间里，相当部分的欧洲人就生活在这种混乱之中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，它不仅摧毁了基础设施，而且摧毁了国家赖以结合的组织机构。政治架构威信扫地，以至于美国观察员警告说，欧洲各国可能会爆发全面内战。<sup>[1]</sup>社区共同体的人为割裂，在邻里之间埋下互不信任的种子；而普遍存在的饥荒现象，也让个人道德变得无关紧要。1945年3月，《纽约时报》评论道：“欧洲，已经陷入美国人无法理解的极端状况。”欧洲已经沦为“黑暗新大陆”。<sup>[2]</sup>

此后欧洲设法脱离困境，奇迹般地成为繁荣、宽容的大陆。回顾欧洲重建的丰功伟业，包括公路的重建、铁路的重建、工厂的重建，甚至众多城市的重建，举目所见皆是欣欣向荣的景象。西欧的政治重建同样令人印象深刻，尤其是德国的复兴更是如此，短短数年间，德国就从被人唾弃的民族，变成欧洲大家庭里负责任的成员。战争结束还催生了国际合作的意愿，不仅带来了繁荣，而且造就了和平。1945年以来的数十年间，欧洲各国忽然迎来了最为长久的和平时期，而这种阔别已久的长久和平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。

难怪那些刻画战后时期的人们，包括历史学家、政治家以及经济学家，经常把战后欧洲的崛起描述为凤凰在瓦砾灰烬中浴火重生。按照这种观点，战争结束不仅标志着镇压和暴力的结束，而且标志着整个欧洲大陆在精神上、道德上、经济上的重生。德国人把战后几个月称为“时钟归零”（德文Stunde Null，英文Zero Hour），这意味着当历史的伤痕被涂抹完毕，历史又再次起步前行。

但我们不难发现，这种对战后历史的看法未免过于浪漫。首先，希特勒的失败并不等于战争马上结束。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大规模冲突，存在许多个环环相扣的小规模战场，战事需要经年累月才能平息，在欧洲的不同地点，停战的时间也各不相同。例如，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，战争几乎在1943年秋季就已结束。在法国，对于绝大多数法国人来说，战争又拖延了一年，但在1944年秋季亦告结束。与此相反，在东欧某些地区，暴力持续到欧战胜利日（1945年5月8日）之后很久。在南斯拉夫，铁托（Tito）的部队直至1945年5月15日还在与德国军队作战。在欧洲的大战结束后，最早由纳粹点燃的内战火焰，还在希腊、南斯拉夫、波兰熊熊燃烧了好几年；在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，民族主义游击队继续对抗苏联军队，战斗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。

有些波兰人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近些年才真正结束：由于战争正式开始于纳粹与苏联同时入侵他们的国家，因此直至1989年最后一辆苏联坦克撤离波兰，战争才算结束。许多波罗的海国家的居民也有同感：2005年，爱沙尼亚与立陶宛两国总统拒绝前往莫斯科庆祝欧战胜利日60周年，其理由是，至少对于他们的国家来说，迟至20世纪90年代初才算解放。还要考虑到的事实是冷战，冷战实际上是东欧与西欧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，以及若干次反抗苏联统治的民族起义。就此而言，断言战后存在牢不可破的和平，仿佛是无可救药的痴人说梦。

同样颇成疑问的是所谓“时钟归零”的观念。历史的伤痕当然不可能被抹去，德国政治家的坚忍努力终究无济于事。作为战争的余波，复仇和惩罚的浪潮席卷了欧洲人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有些民族被剥夺了领土和财产，政府机关和社会机构受到清洗，各个社区共同体因为在战争期间的表现而惶惶不可终日。某些最为恶劣的报复行为直接针对个人。欧洲各国的德裔居民都受到殴打和逮捕，或者被充作奴

